

古文觀止





8
12



8
12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勢頭引一語拈窮字起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一句駁倒詩人多窮下詳寫詩非能窮人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巖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雞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述古今詩人作意摹寫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惟窮而後工故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一語點正引出聖俞予友梅聖俞點出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詳其傳書也爲人佐如作幕賓之類○點出遭遇正寫其窮進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點出文章爲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點出文章爲然時無賢思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

平生所作。於詩尤多。

方正點出詩

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之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

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

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

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

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此段正寫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敘事如發論開合照應盡極妍亦復感慨無限

聖俞

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

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

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結出作序意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

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並舊所藏。綴編入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

十五卷。

記所集篇數

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言于聖俞詩中已論之詳故于序中不復言其所以工也○惘然不盡

白話文

我聽得世界上人所說的詩人。得意的很少。窮困的很多。這個話難道是真的這樣麼？大約在世界上所傳的詩多。出在古時候窮苦人所說的說話啊。大凡一個讀書人。蘊藏所有的學

間，卻不能夠用在世界上的，多自己喜歡放浪在山巔水邊的外面，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的形狀，往往探他的奇怪，心裏有憂思感憤的抑鬱，積着他拿出怨恨譏刺的意思來，拿來說出羈臣寒婦所歎息的話，卻是寫人心裏所難講的話，大約愈加窮困，那詩便愈加加工，正這樣看來，那裏不是詩的力量能夠窮人，大約是窮的人才能夠做工正的詩啊！

我的朋友梅聖俞，年紀輕的時候，靠着祖上的庇蔭，補了一個小小的官吏，一次一次的考上去中了進士，當不得意在上司官方面，窮困着住在州縣衙門裏，共總有十多年工夫。現在年紀五十歲了，還受了聘書，做人家的幕賓，抑鬱他蓄積的才能，不能夠大大的發見在事業方面。他的家住在宛陵地方，年紀小時就學着做詩，從做童子的時候，所作的詩，已能夠驚動他的長老，待到長大了以後，去研究那六經仁義的學說，他所做的文章，簡潔古雅純粹，不求苟且迎合，在世上世上的人，也祇知他的詩罷了！但是當時不論賢愚的人，說到做詩的，必要求教那聖俞，聖俞也自己拿這不得志的意思，喜歡在詩上面發揮，所以他生平所做的，在詩最多，世上既是知道他了，卻是沒有人荐舉他到朝廷的上面去。

從前王文康先生曾經見了他的詩，嘆息道：「二百年來，沒有這種著作了！」雖說是十分識得他，也到底不能夠荐舉他啊。如果使他幸而能夠用在朝廷的上面，做了聖頌，拿來唱和吟詠大宋的功德，獻進到清廟去，追隨周、魯頌的著作，豈不是偉大的事業麼？怎樣使他的到老不能夠得志，卻做那窮人做的詩，祇不過發揮在蟲魚物類，羈旅憂愁感嘆的說話，世界上的

人，祇知道喜歡他詩的工正，不知道他的窮困長久，并且將要老了啊！豈不是可惜呢！

聖俞所做的詩，既然很多，不肯自己收藏起來，他的內姪兒謝景初，恐怕詩稿子多了，容易散失啊，拿他自從在洛陽地方到那吳興地方以來所做的詩，分列做十卷，我常常喜歡讀着聖俞的詩，卻怕不能夠完全得他，現在卻驟然喜歡謝氏的能夠替他分類排列啊，就做了一篇序，把他去寶藏。這後來的十五年工夫，聖俞因為有了疾病，死在京城地方，我既經痛哭他，又替他做了篇墓誌銘，因此又在他的家裏尋得他的遺稿一千多篇，和那舊時所藏着的，揀着他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分做了十五卷。唉！我對以聖俞的詩，論得已是很詳細了，所以不再說了。

送楊真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

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先自記往事提出學琴送林子意在此夫琴之爲技小矣，頓及其至

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該商角徵操絃驟作，忽然變之。聲以情遷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

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

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

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伯奇尹吉甫子吉甫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無罪投河死屈原楚懷王臣被放作離騷○借影形容連作三四疊乃轉歎得意之筆喜怒哀

樂動人必深。

二句爲下轉筆

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

患。詩之怨刺。無以異。

必如此寫方不
是琵琶與琴

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

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

寫琴至此極盡

予友楊君子。

好學有文。累以進

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

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

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

二句總攝幽憂
意情至而語深

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

有得焉。

讀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
在琴也。止借琴以釋其胸憂耳。

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

別。

一結
冷然

白話文

我從前有暗暗憂愁的病痛。回家去空住着。不能夠把病醫治好啊。後來學彈琴在友人孫道滋那裏。學習宮商的聲音。和幾隻歌曲。隔了長久。覺得很歡喜。他不知道自己的有病在身上。啊。想那彈琴的技藝小極了。講到他深的道理。大的叫做宮音。小的叫做羽音。按了弦線。驟然彈起。忽然的聲音。隨情變。聲音急的很悽慘的。急促聲音緩的很舒暢的清和。好像山崩石裂。和那大

風大雨的夜裏一樣啊；像怨夫寡婦的歎息，和那雌雄的鳥很快活和平的互相叫着一樣啊。他的憂愁意思很深遠，便是舜王和文王傳下來的意思啊；這悲戚憂愁感慨發憤的心思，便是孤子伯奇、忠臣屈原的所歎息啊！

喜怒哀樂的情緒，感動人家一定是很深刻；卻是那純厚古雅淡泊和那堯、舜三代時候傳下來的說話，孔子做的文章，易經上面憂患的意思，詩經上面怨恨諷刺的話，沒有什麼分別。他能夠聽在耳朵裏，應在手上，拿他和順的氣像發揮他胸中塞住的憂鬱，寫出他暗地裏的思想，那麼在感動人的方面，也有一分力量呢。

我的朋友楊先生，喜歡研究學問，能夠做文章，一次一次去攷中了進士，不能夠得意；等到靠了祖上的庇廕，出去做那劍浦的尉官，小小的地方，在東南幾千里外面，這是他的心確有不平的地方。并且他從小時候又常常害病，卻是南方少名醫良藥，地方上的風俗飲食，一切兩樣，拿得多病的身體，和不平的心思，住在風俗不同，衛生不宜的地方，這樣怎能夠悶氣住得長久呢！但是，要平他的心，拿來養他的病，在這琴上面也着實可以得一點好處呢！所以我做一篇琴說，拿這個來送他的行，并且邀了道滋來喝一杯酒，彈一曲琴，拿來做臨別的紀念。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

之者可以知之矣。莊宗姓朱耶名存勗先世事唐賜姓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存勗滅梁自立號後唐○先作總字盛宣得失四字是一篇關鍵世言晉王之將

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朱溫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晉封梁王京移唐柩燕王吾

所立。燕王姓劉名承光晉王嘗推為尚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契之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歸梁。梁丹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

王與之連和約為兄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收而

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羊曰請其矢盛平聲以錦囊負而

前驅及凱旋而納之。凱軍勝之樂○以上敘事方其係燕父子之組。守光之父仁恭周德威伐燕守光曰候晉王至聽命晉王至而擒之幽梁

君臣之首。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卿可斷吾首麟遂泣弑梁王因自殺函以木匣盛其首也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

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一段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

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一段抑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復作處神宥出

正意應繳人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引書作斷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又一段揚仍用方其字妙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

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伶人樂工也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後為伶人郭從謙所弑○又一段抑仍用及其字妙夫禍患常積於

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結出正意，慨想獨遠。

白話文

唉！興旺和衰敗的道理，雖說是天生成的命運，難道說不是人事可以做得成功麼？推攷從前莊宗的所以得天下，和他的所以失天下的道理，可以知道了。世上的人傳下來說：「晉王臨終的時候，拿三枝箭交給莊宗，并且告訴他道：『梁國是我的仇敵啊！燕王是我親手扶立的，契丹和我約定做兄弟，卻是背了我，去歸附梁國。這三件事體，是我的遺恨啊！』」交給你三枝箭，你切莫忘記你父親的志向。」莊宗接着箭，便去藏在宗廟裏邊，後來每逢出兵，便差了一位官員，拿了一隻羊到宗廟裏去禱告，拿着這三枝箭，背了在前面先行，等到打了勝仗回來的時候，仍舊把這箭送到宗廟裏。

當他拿住了燕王父子，把繩子來縛住了，拿梁國君臣的頭裝在木匣裏，走到太廟裏去祭祀，送還先王的箭，敬告成功。這時意氣的豪俊，可以算得是雄壯的了！等到仇敵已經滅亡了，天下已經平定了，祇有一個人，夜裏起來一喊，那擾亂的人四面響應，倉倉皇皇的向着東面逃走，沒有看見賊人，那兵士却已經離散。國王和臣子祇有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還到那裏去，竟至於向着天罰咒，割下頭髮，淌下眼淚來，滴溼了衣襟。這時候是何等的衰敗呢？難道是得天下是艱難，失天下卻反是容易麼？或者照他成敗的原因，却都是自己做成功的麼？

書經上面說道『驕傲了便要遭禍殃。謙虛了能夠受福祿。憂戚勞苦了可以興旺國家。寫意安樂了可以傷身。』這是自然的道理啊。所以當他興旺的時候，普天下的豪傑不能夠和他爭雄；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唱戲的人能夠圍困他，弄得身體死亡，國家分滅，這天下人譏笑。想那禍害常常伏在細微事體的裏面，那有智勇的人多困在他所有的嗜好上，這難道祇有唱戲的人是這樣的麼？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自來論與寺只是並提此

特與極力分出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之。

先總挈二語是宦者爲害之根下文俱從此轉出

能以小善中人

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

宦者之害一轉

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

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

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

宦者之害二轉

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

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

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

宦者之害三轉

患已深而覺之

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

雖有聖智不能與謀。

聖者之害四弊

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

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

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淵入其種。

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

黃卓因而亡漢朱溫因而篡唐千古同轍。宦者之害五轉。

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

如此者非一世也。

應前自古二字總一句。

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

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

放寬一步正是打緊一步履霜之戒可不慎歟。

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

及矣。使其一悟。猝

卒。

而去之可也。

持頭髮曰猝。

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

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

昭宗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劉李述等乃以鉞搗畫地數上罪數十函上于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故曰深於女禍者

謂此也可不戒哉。

結段中前深於女禍一句最深切著明可不痛哉。

白話文

從古以來那做太監的亂人的國家，他的禍害比女色的禍還要利害。那太監的害處，不單是一椿事體啊，因爲他的用事常在左右，親近習狎，他的心思專一隱忍，能夠拿小的信用來迎合人家的意思，拿小的信用來叫人家相信他，使得做人皇帝的，一定要信任他并且親近他。等到皇帝已經信任了，然後拿禍福來恐嚇人家，把持一切政權，這時候雖有忠臣賢士在朝廷上面，卻是皇帝心裏，以爲離自己疏遠，不如太監的起居飲食前後左右的親近，并且來得可靠啊。

因爲這個道理，那前後左右的人，便日漸親近，那忠臣賢士，便日漸疏遠，那做人皇帝的勢力，日漸孤立，他的勢力單薄了，那怕禍的心，便一天一天的利害起來，卻是把持政權的人，一天一天的穩固，世界上的安逸危險，出在他的喜怒中間，那禍殃和患難，伏在帷幔宮門裏面，那以前所說可靠的，卻就是現在所以爲禍的原因啊！到了禍患已深，方才覺悟，想和疏遠的臣子計算，除去左右親近的人，緩一點麼，便養成他的禍患，爲害益深了！快一點麼，便挾了皇帝，拿來做押頭！這時雖有絕頂聰明的人，也不能夠替他計劃，便是計劃了，卻是不能夠做，做了卻是不能夠成功，到了頂利害的時候，便是兩敗俱傷，所以禍患大一點，便弄到國家滅亡，次一點，便送去性命，卻是使得一般奸雄，可以借了這題目起來做事，進而捕捉太監的一黨，完全殺死了他，拿來快天下的人心，纔罷。這是以前史書上所載太監的禍患，常常是這樣的，已不是一代的了！

想那做人皇帝的人，也並不是有意要養着禍害在裏面，去疏遠那班忠臣賢士在外面，大約也是慢慢的積成，在勢上使得不得不這樣的，大概那女色的禍患，不幸那皇帝不能夠覺悟，這禍殃便要臨頭了，設使他一旦覺悟，提了頭髮，可以把他驅逐的啊！但是那太監的禍患，雖是要想悔悟，卻是在形勢上有不能夠把他驅逐啊！以前唐昭宗的事體，就是這個樣子了，所以我說道：『太監的禍患，比女色的禍患更深的緣故，就在這上面呢。』怎麼不應當戒懼呢！

相州書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富貴歸故鄉猶當書而銘何榮如之

史記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綈夜行誰知之者書錦之說本此○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

若季子不禮於其婢。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婢不為炊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從君終饑

死不能留遂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

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數句

歷數世態炎涼何等痛切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收拾

前文振起下意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韓琦字稚圭封魏國公相聲人也相州在今河南彰德府屬安陽縣○伏句世有令

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

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應起二句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

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翻季子贊臣一段然則高牙大纛不

足為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為公貴。高牙車輪之牙大纛車上羽葆幢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惟德被生民而功施

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

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此又道公平生之志以見異於季子買臣處公在至和中。至和仁宗年號嘗以武康之

節來治於相。以武康節度來治相州。是富貴而歸故鄉也。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退點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

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

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而不以畫錦爲榮爲韓公解勸最透故能出入將相。

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夷平時險處難一節爲一致也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

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公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爲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曰臨大事云云○此段

所稱皆是實事初無溢美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應前勒金石播聲詩二句乃邦家之光非閭里

之榮也。一篇結穴只二語筆力千鈞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

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拈出所記意

白話文

做官做到了將軍宰相的地位，富貴還到家鄉地方去；這是人心裏認做榮耀的事體呢！也是現在從前所同的道理啊。大約讀書人在窮的時候，窮困在家鄉地方，那平常的人和小孩子，都能夠看輕他，并且欺侮他，好像那蘇秦的被他嫂子不拿禮節去看待他，朱買臣被他的妻子拋棄，有一天坐了高車駿馬，旌旗在前面引導，騎卒在後面擁護，路上兩旁的人互相並肩舉足，一面望，一面歎息。這時那所謂庸夫愚婦的人，東奔西走，嚇得淌下汗來，又羞恥，又慚愧，俯伏在